

春堂玉娟素陸



北平半月劇刊

第十一期

版出社刊劇月半平北

內故部學記登空第政治局中央郵局發行處

半

余叔岩(岳飛) 程繼先(楊再興)



鎮
瀘
州

柳氏唱：「已將後窯打掃淨，薛郎喚我為何情？」

仁貴白：「好賤人！」



王鳳卿(薛仁貴)
梅蘭芳(柳迎春)

汾河灣

(蕭) 宴 又 王

四 美

行 備



羣英會



富祿 (幹)



羣英會



郝壽臣 (司馬師)
紅逼宮
吳彩霞 (陳杏元)
落花園

倪衡子 摄

高盛麟(關羽)斬車胄



藝稱三英



劉宗揚

(賀天保)

洗淨

李

盛藻

(宋士杰)

四

進士

唐世輔（寶氏）
裴世戎（榮慶）
普珠山



李世芳（蛇白）
白蛇傳



芳齊慧衆



毛世名（貴氏）
大來府

挹蘭老人脚刊



長仁貴（薛氏）
迎春柳（柳迎春）
汾河灣

藝足千秋

程繼先(周瑜)羣英會

寺露甘(劉備)卿鳳王



馬連良(魯肅)羣英會



豹曹打(飛張)臣毒郝

第十一期 目錄

陸素娟 銅圖

玉堂春

金珠女士貴妃醉酒劇照

呂德美女上紅綵盃盒劇照

陸素娟藝良玉照

余叔岩程繼先

梅芳王鳳卿

王又慶

郭培臣

高盛麟

馬子驥

吳彩霞

李盛蓮

劉宗揚

葉世長

李世芳

劉宗揚

葉世長

李世芳

劉宗揚

葉世長

劉宗揚

葉世長

劉宗揚

葉世長

劉宗揚

葉世長

劉宗揚

葉世長

自梅畹華氏集青衣花旦之各長。融會爲一。別創一格。一新觀衆耳目。且角地位。緣以頓增。梅氏亦因成劇界物望。馳譽中外。其本身固自有特長。而善能因時制宜。迎合社會心理。亦爲成功之一大原因。誠以恆人之情。喜新厭故。戲劇一道。本供欣賞。尤須推陳出新。未可故步自封。然推陳出新。必須汰短採長。當熟審固有藝術之精華與糟粕。以爲取捨標準。非可任意創造者也。如今日之所謂海派。非不競奇立異。爭爲新聲。唯駁而不純。只能號召於一時。不能持之於恆久。且梅氏成名。初不僅其藝足稱。更有其適逢時會之幸運焉。

民初之際。青衣花衫之中。唱念著稱者前有陳（德霖）王（瑞卿）。色藝頗頑者有同儕之王蕙芳。相與角逐爭衡。而兩王疊晉尋敗。陳則年華踰時。遂讓梅氏獨步矣。是知梅氏成功。固由藝術之善美。與夫遠大目光。亦所謂時勢所造。能造時勢者也。風氣所尚

談競趨日行之非宜

維公

於是衆相歆羨。起而效尤。馴至習藝者不問才質。唯且行是驚。聆劇者聞風相習。唯且角是趨。側重且角之結果。其他諸行。浸成附庸。畸形發展之影響。劇事水準。乃失平衡。今日且行之衆。實猶雨後春筍。然細品其技藝。除與梅同列之程樂霜尙綺霞兩氏。各有其特長及力量。此外天賦優越之才。固不在少。而藝無專精。名不副實者。實不乏其人。始而聲名洋溢。繼而沒沒無聞。尤屬比比。良以粗製濫造。未能砥礪真藝。純盜虛聲。不事精心研求。縱微倣於一時。不旋踵而墮落。實可深贊鑑戒者也。

夫人之天賦既殊。際會亦異。就性所近而習之。則事半功倍。違其所能而用之。則徒勞無功。凡事如斯。習劇尤然。苟一藝足稱。斯登龍有自。何必捨人唾餘。如技有專長。其聲價自高。何必甘爲牛後。後之思現身於紅氍毹以是爲終南捷徑者。可長思之矣。

翻譯

半月劇刊

第十二期

一

牡丹亭劄記（下）

滄玉

◇不協曲譜上演◇

閒情偶寄有謂：

「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北字近于籬豪，易入剛勁之口；南音悉多柔靡，便施嫋娜之人。」

此分別南北曲之音字也。臨川于「牡丹亭」中，大體雖用南音，惜乎任意用韻，混入鄉音，不協曲譜。終不免譜諸管絃，有佶屈聱牙之病。故元曲選序評臨川作品云：

「識足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字往往乖謬，其失也疎。」

可謂至論。故有臧音叔，呂玉繩等，曾一度將原作增減改纂一二字，使協音律而便歌唱。然臨川大不謂然，戒所愛優伶，依其原本。又答人以王維之「冬景芭蕉圖」自喻，遂至於放言：

「全意所至，不妨拗天下人嗓子」。

此語是否出自彼口，當不便斷言，果出其口，則臨川之固執，太走極端，如是佳曲，不宜于唱，反爲「讀曲」，而成为人文字遊戲矣。

臨川此本至今崑曲僅演數折，已變爲雲龍片鱗，不足傳整篇命意，此則臨川固執之過。須知國輶縱橫數千里，以一土音殊不能通行于全國。且牡丹亭之用鄉土之音，不協音韻，雖拗折天下人嗓子，亦難得度曲之青睞。久之只好變爲可讀之曲，而非可唱之曲矣。

◇談談驚夢裏判◇

今通行于崑曲者，僅閻望（春香閑學），驚夢（遊園驚夢）裏判，拾畫（叫畫）諸折。閻學寫春香之頑皮，陳最良之固執，今二竇劇極通行。尤以綴玉軒半爲最佳，其活潑處，足狀春香之玲瓏天真至極。拾畫小生較爲吃重，俞振飛可稱獨步。一折「二郎神」，其夾白處寸尺合度，「並不見祥雲半朵，哎呀非是嬌娥」一句爲最佳。

驚夢一折：麗娘，春香，夢梅並重。遊園之詞爲全曲詞調之最名貴者，旦，貼同唱，計有邊地遊，烏夜啼，步步嬌，醉扶歸，皂羅袍，好姐姐，陷尾等牌子。詞多集用唐詞，如一朝飛暮捲，雲霞翠軒，

雨絲風片，烟波畫船」，一裏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綠，……予文學上極有獨到。即號稱「荆劉拜殺」明四大名曲殊難尋此等好筆墨也。此曲二竇伶人中亦有唱演，惜乎貼旦同爲重要，終難望齊全。聞尚小雲，荀慧生會合演，恨未親覩。李世芳，毛世來開亦合演此劇，予曾得平友來函贊美，究不知如何？

裏判乃淨戲，去秋侯玉山之漢，曾貼是劇，老伶工自是不凡。此折原係判麗娘之得有還魂之因。並穿插冤鬼四名：喜唱歌詞之趙大，愛住香屋之錢十五，好男風之李獄兒，愛使花粉錢之孫心，其判爲黃鸝，燕兒，蜜蜂，花蝴蝶。對白間詼諧百出，言簡意賅，罵盡此四種人，亦作者苦心之穿插也。

又淨出場念白，有謂：「原有十個殿

下，只因陽世趙大郎和金童子爭佔江山，損折了衆生，那十停去了這麼一停，大帝見下方人民稀少，欽奉裁減事例。……」等說。作者有感於兵兇戰危，故有此言，籍文字以興感慨，亦文人慣使筆調也。

史劇摭談

藏哲

伶官傳

文忠改修新五代史，雖自謂文省于前，事倍于舊，究遠不如舊史，達者早鑑之。全書內唯伶官傳確屬特觀，蓋其根據材料實已大有可觀。其所根據，即五代史闕文一書之力也。

簡明目錄：「五代史闕文一卷，宋王禹偁撰，摭拾五代軼事，以補史缺凡十七條。」王士禎香祖筆記：「王元之五代史闕文僅一卷，而辨正精嚴，足正史官之謬。……如叙莊公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爲武皇父子寫生，歐陽五代史伶官傳全用之，遂成絕調。……」

宇宙鋒

今伶常演之宇宙鋒一劇，即指鹿爲馬中之一段，罕有演全劇者。曩曾一度觀梅蘭芳演之。按全劇意義：趙高初有女，字匡郎，爲宦者，趙高專權，匡郎有父爲秦重臣，忠不諛高。高奏使出征，又擬害匡郎，設計誘之。匡家御賜寶劍名宇宙鋒，懸鎮廳事。趙使人盜取，以之佯刺二世，故使事敗，指匡主使。二世捕匡郎，而匡郎已聞風早逃。後投軍遇父，歸朝團圓。緣趙使賊盜劍時，爲趙女侍婢噪吠窺見，故能預遣匡郎出逃。家人趙忠貌似匡郎，代匡演胸有城府之角。

王和霖：未倒贍前，嗓音甚佳；倒贍後，迄今尙未能復原，殊爲可惜。該生台風瀟灑，有溫如風，此點後起老生中無能及之者。能戲有羣英會之魯肅，長板坡之劉備等。

李和曾：嗓音清亮，本無籍籍，王和霖倒贍後，乃脫穎而出。藝事日精，扮像亦極儒雅，近日頗受觀眾歡迎。腔調學馬，頗神似。能戲有奇冤報，借東風，文昭關，以及十道本中之魯之君子，盡使雅頌得所，名正言順哉。

編者按：宇宙鋒劇宇宙鋒因係一劍名，故一名一口劍，藏哲君所論允洽確當。尤佩精細也。

戲曲學校點將錄（上）

毅

南京戲劇音樂研究所設立之中華戲曲專科學校，成立於民國十九年九月間，迄今已六年有餘。第一班「德一字學生，已將於明年卒業。成立以來，成績優良，人才輩出，深爲平市諸顧曲者之贊許。茲特屬文以介紹於有周郎辦者。

老生：戲校老生人才頗充實，陣綫亦頗整齊。

關德成：嗓音蒼老，生來即有抬頭紋，故宜唱衰派戲。白口極佳，甜潤堅實，兼而有之，故所演唱諸戲，重道白者居多。工架穩健，靠把亦佳，故所能做工戲亦甚夥。且能崑亂不擋，實後起老生中之全材。惜唱時臺擺頭，希能隨時注意以改正之。

能戲有四進士，寧武關，開山府，三娘數子（此戲曾與程艷秋配演），鐵蓮花，走雪山，奇雙會等劇。近且由馬連良業師蔡榮貴爲之排全本之五彩興。該生眼神極佳，故尤宜演胸有城府之角。

兆碰碑，空城計，硃砂痣等劇。擊鼓罵曹之鼓點亦佳。所唱多譚派舊戲。

譚金曾：爲譚鑫培之曾孫，名門之後，自非凡品。所習亦多譚派舊戲，如戰北原等。擊鼓罵曹之鼓點，亦不在趙金年以下。偶一唱娃娃生亦佳，如鐵蓮花之定生，汾河灣之薛丁山等。

馬金桂：年尚幼，稚氣未脫，不常演唱，能戲有太白醉寫等。此子亦甚有希望。

武生：陳線亦極整齊，人才輩出，且皆有所成就。

傅德威：以扮像之英武，氣宇之軒昂，工架之大方，實後進諸武生中之唯一紮靠武生人才，故較宜於唱長靠戲。如長板坡，伐子都，湘江會，反西涼等，演來均極精采。勾臉戲亦夥，如鐵龍山之姜維，取帥印之常遇春，錘鎮四平山之李元霸等，均臻爐火純青之候。實爲晚近武生中難得之人才。

陸德忠：扮像英俊，腰腿靈活，手腳利落，實短打武生中之佼佼者。嗓音極佳，唱打皆極精采。惜上身搖擺太甚，影響於台步之美觀不少，希望能善改之。能戲有蜈蚣嶺，五人義，槍挑小梁王等。

王金璐：原習硬裏，嗓音剛勁。近來始改習武生，扮像尚佳，惜嘴角下垂，騎縫氣太甚，非真才也。短打甚矯捷，長靠戲以脚下太亂，不見美妙，仍以習短打戲爲是。道白學小樓，頗有神似之處。惜臉上太活，演戲時無處不動，有過火之弊，望能注意改善之。能戲甚夥，如銅網陣，劍峯山，連環套等。

袁金凱：年甚稚，方十一歲。武功極有根底，長於短打，腰腿極其靈活，劈叉能及十餘個之多。扮像亦極英俊。此子長大後，極有希望，甚希戲校當局能加意培植之。能戲如千秋嶺，

武文華，以及八大拿諸戲。

青衣：習者雖不少，而佳者僅得二人。

趙金蓉：扮像華貴，嗓音圓潤，身段嬌柔，宜唱歌舞劇。近於梅派，故平人多以女梅蘭芳稱之。因病輟演將及半載，近始痊愈，惜嗓音頗現枯澀，已不逮前。希望能善自調養。能戲有廉錦楓，洛神，孔雀屏等。

侯玉蘭：扮像以秀麗勝，嗓音極清越，身段莊重大方，宜於悲劇，風格近硯秋，有女硯秋名。硯秋亦極器重之，爲排碧玉簪，燭影計諸重頭戲，頗能遊刃而有餘。進步亦極速，未來之成就，恐在趙金蓉之上。除程派諸劇外，能劇尚有御碑亭，嫦娥奔月，三娘教子，廄荊州等。

花衫：陳線亦不甚充實，佳者僅二三人。

鄧德芹：扮像俏麗，嗓音頗嬌嫩，歌來亦復委婉可聽。宜扮富貴家女子；尤宜於演狠辣之戲。能戲有貴妃醉酒，樊江關之樊梨花，會稽城，翠屏山，烏龍院等。

王玉芹：扮像嬌媚，惜嗓音不佳，每有枯澀之音。工穩健，宜扮小家碧玉，如拾玉鐸之孫玉娘，梅龍鎮之李鳳姐等。

周金蓮：扮像嬌小玲瓏，嗓音尚圓潤，宜演慧心小婢，如荷珠配之荷珠。

小生：近數月來，戲校小生輩出，前之碌碌無聞者，今皆大露頭角矣。

李德彬：扮像頗儒雅，眉宇間又隱有英爽氣，最宜演周瑜，呂布等角。而惜臉太扁。唱念俱佳，武功尤有根底，故該生應習武小生。能劇如羣英會，珍珠烈火旗，虹霓閣，白門樓等。

戲 在 新 都

達公南京通訊

新年各戲園之陣容

今年南京的新年。慶祝得特別賣勁。元旦日之盛大提燈會等等。這是往年所未有的。各戲園園主。豈能放過此機會而不撈幾文。故各戲園之陣容。煥然一新。茲分而述之。

明星大戲院——自平劇較演後。以神怪影片維持局面。已非一日。最近因上海更新舞台厲家童班在杭州較演。該園主即接洽來京。於元日出演該園。所謂厲家童班。爲北人厲彥芝所領導。以文武老生厲慧良。坤角青衣花衫厲慧敏。花面厲慧斌三人最爲出色。計元旦日戲岳母刺字。夜戲全本三國志。二日日戲打漁殺家。夜戲全本法門寺。三日戲定軍山代斬淵。夜戲全本甘露寺。其售價最高不過八角。而厲家童班又曾在京更新舞台出演。爲人歡迎。故第一日即全場滿座。開演期爲一禮拜。

更新舞台——該園自聘王少泉到京。至今二月。所排十一本十二本唐僧取經。一直唱到而今。現當新年。不能不換換胃口。故於元旦日開始出演新排之十三本。其宣傳語句中有什麼「白浪滔天子母河」「巍峨獨峙金兜洞」機關佈景。定能號召。

金城大戲院——此戲院在下關商埠。素以唱瓈礪戲及梆子班爲主。新由上海聘來喜彩蓮領導之陽春社礮礮班。於元旦開演。頭天花爲媒一劇。即已轟動下關。結果想或不惡。

南京大戲院——元旦仍爲崑弋社演唱。韓世昌日演三笑緣。夜演釵釧大審。自年前開演至今。觀者相當踴躍。今值新年。上座尤佳。

世界大戲院——此院專放映電影。元旦日爲中國戲劇學會假座出演話劇。計出演三日。其戲碼爲「雷雨」及「未婚的母親」二劇。中國戲劇學會爲京滬兩地話劇家所組織。如戴涯、曹禺、馬彥祥等皆爲其中堅分子。此次所演「雷雨」。由南京方面劇人擔任。彥祥導演。「未婚的母親」由上海方面劇人擔任。導演則爲冷波。

福利大戲院——此園停演已久。且因訴訟在查封中。新年爲聯友國劇社假座公演。計有林澄伯等之四郎探母。陶一厂之珠簾寨等。

以上所述乃其大者。此外如國貨陳列館之新民戲院。則新約來徽班排演本戲。姚家巷之中央戲院。則開演道情新戲。又如民業遊藝場之京戲園。則大唱其浙江京戲。中央商場之樂園。則仍以文明戲爲號召云。

菊 國 雜 聞

墨屏

一月二十八日。爲董倫毛世來之次姊于歸之期。賀客甚衆。內行名旦尚小雲。陳盛蓀。武生楊盛春及張小傑雲溪昆仲等。均親到致賀。小雲到時。已下午三時餘。世來招待甚殷。師徒感情。於此可見。

陳盛蓀對小雲言。世來年尚幼稚。藝術方面。諸待教正。將來尚須多加指導。小雲對其聰穎。頗加讚許。談約一鐘餘。始辭而去。

報載名伶程玉霜片。近將赴法演劇。宣揚國劇藝術。戲校學生傅德威。關德威。趙德鈺等有隨行說。比聞該校教務主任張君言。報載消息。係屬預測。程君赴歐之舉。當須俟彼方來電商妥。方可實現。故去法學生人數。亦須俟行期確定後始能分派云。

贊生貫大元。此次赴哈爾濱演劍。係王文源之父王壽山組班。貫之包銀爲一千四百元。定期一月。演畢即行返平。不擬他往。隨同配角。有乃弟盛習。盛吉及青衣陳盛蓀等。

本市西長安街建築兩大最新設備之戲院。一名長安大戲院。一名新新大戲院。美輪美奐。輝煌壯麗。均爲平市罕有之劇場。長安大戲院。經理爲名小生金仲仁君。日內即行開幕。新新大戲院。經理爲名滑生馬連良君。現已由湘返平。主持落成事宜。甚爲忙碌。聞該院已准趕于燈節前開幕云。

四郎探母

孫潔

「坐宮」之表情與白

「四郎探母」一劇，流行較也。坐宮一折，生旦並重，伶人演此折之表情，淋漓盡致者實鮮。起四郎者，於公主猜心事時，對於公主所猜之語，宜以内心之情緒，從臉部及眼神上傳達之，不宜呆視若聽譯然。

「未聞言不由人淚流滿面」一大段，倒板，原板，快板，承上啓下，於情勢緊張中，驟地將身世表露出，極合情景。但四郎歌此段時，公主每多坐於一旁，專聽其唱，未能審度四郎之詞，而表示自己對於他所吐真

情之感覺與態度，平庸之俗，皆有此疵。僕覺起公主者。於四郎唱至：「費公主細聽我，表叔家國」時，宜目注四郎，聽他往下講，唱至：「家住山後磁州小縣……」只微微點頭。迨至：「我的父老舍公……我的母余太君……」就應該吃驚。以後就越發留神聆之，或將坐椅稍移靠近。因為此時公主之心緒，已經知道駙馬是敵軍統帥之後，當然很急切想知道他是楊家將裡那一位。公主聽到「我本是楊」句時，忽然作勢住口，夫妻同出院門，四處察舉，公主問他「楊甚麼」，伶有白：「你到底是公羊邊是母羊」太無意識。要知此時，不特四郎之心情急切辛酸，即公主猝悉與敵人成爲夫婦，前程如何，大堪置慮，何有閒情而開玩笑耶。梅蘭芳唱坐宮，就沒這一套。同時，「兒子抱着，聽媽媽我哭」類俚句，梅郎告無也。

漢劇坐宮「三條腿」

京戲之「坐宮」，四郎於公主去盜令後，唱快板：「一見公主盜令箭，本宮才把心放寬，站立宮門叫小番，備爺的千里戰，扣連環，爺好過關」等句。但漢劇則不然，四郎僅僅唱三句，最後一句，（即第三句）爲：「去到後宮把衣換」，便下。斯曰：「三條腿」。舊戲之「三條腿」固多，並非稀罕。此節唱詞，漢劇來「三條腿」，語氣似乎未足。然又有一說，公主雖然允許爲夫盜令，助其出關，而令之是否能盜於手，尚成問題。

京戲於公主下，四郎便大聲喊叫小番準備千里戰馬，扣上連環，使一嚷調拔高，彰明昭著地宣示要過關，未免太荒唐，而且現痕跡。蓋四郎之過關，僅獲公主之允諾，令箭未會到手之先，當然不能使第三者知之，如果大聲呼喊，消息由小番們傳告於太后，那還了得。故漢劇之「三條腿」，四郎以：「去到後宮把衣換」下，似近情理。然語氣不足，又遜京戲，特提出之，以供研商。

「盜令」之「淚汪汪」

「令箭」爲軍中行施號令之要件。軍閥時代之憲兵，巡街查市，爲首之兵，猶高捧令箭以示威嚴。則古時君主之令箭，當更加尊崇。蕭太后爲英明之主，其金投之箭，誠重如泰山，公主忝屬母愛，而爲良妻，助其夫過關見娘，良屬可得以嘉。以「阿哥」爲幌子，居然使英明之母后，中其巧機關，公主之聰明，可贊也。然而令箭到手，返宮見駙馬，不念交箭，却故作跌宕，說：「把這事情忘了」，使歸心似箭急切萬分之駙馬，倍加焦灼，是有：「咳！你就悞了本宮的大事」白。按公主之「故作跌宕」，並非戲要之間筆，實編劇者精華之作，其意以爲公主不忘駙馬託盜令箭之事，駙馬獲箭過關回宋營見娘後，不要忘却回還，故挫一筆，以鬆劇情，而其實實緊也。四郎得了令箭，悲中帶喜，馬上就道。鐵鏡公主既着此賢良，況且相處十五載，十分恩愛，驟然言別，夫妻當然心痛。編劇者特地於四郎口中渲染一句：「淚汪汪哭出了雁門關」，以表示離別之悲感。迺劇中之哭，有作嚎啕哭介者，有作微泣哭介者，有作隨意拭淚介者。細接劇情，既曰：「淚汪汪……」，當然非隨意之哭，而且宜沉痛。近伶演此，過細者略略拭拭淚，顛倒者，簡直揚鞭即走。口雖在唱：「淚汪汪哭出了雁門關」，但並未見諸「哭介」，殊屬非是。飾四郎者於此處理宜擺一擺頭，稍頓其足，表現不得已而行，然後再跨馬急馳。同時公主亦應作難捨之狀，不可但瞧台下，（坤伶多此病）眼部宜緊視四郎，方合劇情也。

馬思遠劇本與毛世來藝術（下）

持公

買鞋帶的時候，與賈明的對話，忽莊忽諧，若隱若現，不但話如此說，臉上的表情，也能隨着每一句話的意思，而發演出不同的表現，真可說是一眉聽目語」。這些地方，純粹是天才，不能學了來的。因為這些細微的地方，全憑個人體貼，教者不過教個大概。尤其未生就「宜嗔宜笑」的面孔，勉強去學，非弄成東施效顰不可。將賈明叫到家中，誣到入港，忽然變臉，春意佈滿的臉龐兒，一霎時變成冷冷的矯頃，非但當時的賈明，看不透是真是假，誠惶誠恐，即台下的觀眾，也大爲捏着一把汗。一句「你原來就是這樣膽量」之後，趨緩鐵一般的面孔，變作了脈脈含情的一笑，馬上便「春色橫眉黛」。忽冷忽熱之間，須有多大的聰明，多高的天賦，方能如此變換莫測。與賈明猜拳中，他的丈夫王龍江回來了，一再叫門聽不見，表示出戀姦之深，心不旁觸。聽見叫門之後，連聲問誰，知道丈夫回家，匆遽惶急情形，維妙維肖。藏起姦夫，勉強應付丈夫的神氣，冷冷的，懶懶的，內心的焦急，含而不露，強作敷衍，恰到好處。王龍江要將饅頭放

於缸下。此時的毛世來將劇中人趙玉的急，怯，驚懼，全都作出。非但面部合身段的表情如此，即說話的聲音，也有些顫顫的發苦。此時演者若非將本身忘掉，而完全化作劇中人，絕無這樣表情。起意要殺本夫，謀及姦夫，姦夫不允，而仍非幹不可。此種描寫，實劇本的大成功，編劇者對淫婦心理，揣摩入骨，所以能寫來如繪。世來表情方面，亦體貼及此，將適纔的怯怕面孔，一變而爲狠毒殺氣滿面。將到床前，聞王龍江翻身，一驚急間，坐臥的工夫，和面上的殺機，與七八下的心緒，全行露出。直至觀眾忘記身在劇園，恍似目覩一次桃色而慘屬的殺人事實。再番下了最大決心，臉上表情，更加兇狠，令人可怕。至唱工白口方面，在本劇裡，幾段搖板及亂言，世來歌來，頗極悠揚的韻致。小段口白很有可取，也能合表情相適應。大段白口，仍嫌抑揚之間總欠分明。筆者屢屢提到這點，認爲係世來的美中不足，但是嗓音關係天賦，很難馬上即獲得滿意的成功。不過仍希望世來努力！

我們從上述的情形看來，馬思遠一劇，在戲本方面，可說是編劇者的成功作。在技藝方面，可說是毛世來的成功作。良好劇本增加演員的藝術；良好的演員，增加劇本的精采；相得益彰，於是確論。

◇ ◇ ◇ ◇ ◇ ◇ ◇

堂告狀諸段中，以猛見賈明一節，渾身戰抖，滿臉驚懼，十分入情入理，不沾不脫，無過火與不及之弊。公堂受刑，滿臉痛苦，刑罷下堂，猶揮手表示疼痛。騎木驢出場，在木驢身上，呻吟翻動，表示痛苦萬狀，恐怕真的也是如此。戲能歸來，各種印象猶深印腦海。語有「繞樑三日之音」，若世來表情，可令人「印像三月」。

搜孤救孤之小考據 達公

八義圖搜孤救孤一劇。大致不謬於正史。惟據史記趙世家。乃爲公孫

仲白與程嬰二人謀取他人之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劇中則逕以爲程嬰子。但劉向新序亦以爲程嬰子。或爲今日劇中所依據。近聞郎瑛七修類稿。將此事甚詳。據云：「劉向新序。邵子經世歷。皆據史記趙世家書之。元金仁山前編。又復踵修。二三大儒。因謬承訛。遂爲定論。世惟知屠岸賈之殺趙氏。而程嬰之復讐也。後又編爲戲。文人以爲實事。殊不知信史不如信經。春秋既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胡傳據左氏之言以註之。未聞有屠岸賈之事也。若以司馬遷趙世家之說爲信。則事在景公之三年。已誅趙括趙同趙嬰而立武矣。安得至十七年（晉世家文爲十七年）又誅同括而立武耶。且景公十七年。正魯成公之八年。左氏之言正符夫子之經。較晉世家爲可信矣。然則三年之事非妄乎。或者止嘗誅趙同趙括。庶合春秋左傳。豈處又併趙括滅之。而有立武之事耶。立武之事。晉世家未踰年。趙世家至於十五年之久。司馬遷亦自矛盾也。諸儒獨據趙世家之言。而不參會於晉世家。是以誤耳。以趙世家論之。旣日屠岸賈不聽韓厥之言。不請景公之命。然則韓厥不可告君乎。其後韓厥對計曰。吾君獨滅趙宗。似又景公知之也。縱使景公不知。成公之姪匿於宮。岸賈聞產匿於宮。事變周章。景公獨不即知乎。苟權臣矯命。上下無可誰何。固有之矣。然則背戾於聖經。差錯於年分。不惟與左氏相抵牾。而本傳於理於情亦自抵牾也。」郎氏此言。直否認屠岸賈搜孤救孤公孫救孤之事。出於是而非頗謬於聖人。蓋言折衷於夫子之大道理。以信史不如信經之眼光觀察。故根據春秋經傳而否認趙世家。論戲劇豈可膠執如此。斯則述之以供談助耳。

五家坡詞中一點商榷 安愚自皖南寄

五家坡一劇，乃演一久離家鄉對妻懷疑未必能於安貧的武人，和一節操可風茹苦多年的貞婦，完全形容致盡。然而字句中却稍有矛盾的地方，即如寶川白：「有名便知無名不曉。」平貴白：「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王丞相之女，薛平貴之妻，王氏寶川。」寶川白：「軍爺敢是與他有親。」此處平貴不當回答非親非故，因其從西涼到家有一百單八站，路途遙遠，千里所奔走者，無非想夫妻之相會耳。既已詢得其妻，何以又忽言非親非故？此乃大不近人情之事也。而因平貴欲試其妻之貞操如何？故於未到寒窑前迄下場一大段道白，均作托辭，不言實情，予以爲其錯在平貴表示試寶川之自語一段道白：「哎呀！且住，想俺平貴，離家一十八載，不知他的貞節如何？看坡前四下無人，不免調戲他一番，他若貞節，夫妻相會，他若失節，將他殺死，回轉西涼也好見我那代戰公主，有理啊！有理。」此段表白太遲，應移放於前面，再將其詞稍加修改即妥。此段似乎應該接在平貴唱：「……錯認民妻禮不端。」一段之後。此處再改接道白云：「哎呀！且住，想俺平貴離家一十八載，不知我妻的貞節如何？見坡前站立了一個女子，甚似寶川，看四下無人，不免調戲他一番，他若貞節，夫妻相會，他若失節，將他殺死，回轉西涼，也好見我那代戰公主，我就是這個主意，我就是這個主意。」再向寶川白：「大嫂請來見禮。」寶川白：「還禮，軍爺敢是失迷路途？」……直接演到寶川白：「好一個禮多人不怪，拿來。」平貴白：「要什麼？」寶川白：「拿我的書信來。」須重念我的二字，有許多不白我的二字實乃大錯。平貴白：「我也告便。」寶川白：「請便。」此處刪去平貴自語的道白，即緊接平貴唱：「洞賓會把牡丹戲……」一段，西皮快板。再一直接演下去，如此變更始合乎前後情節，方覺美玉無瑕耳。

介紹東莞張次溪君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兩集

國劇藝術。比年以來。日臻恢宏。曩時但屬梨園界供大眾欣賞之技巧。近中成爲文藝上研究之對象。唯關於可供研討國劇之載籍。散漫難求。爲一憾事。東莞張次溪先生。嶺南學者。旅居故都。文聲夙著。尤邃劇學。對於是類冊籍。致力蒐集。累年所得。都數十種。纂輯而成清代燕都梨園正續兩集。嘉惠劇學。良非淺尠。茲特將原書敘言及總目。載諸本刊。用爲介紹。俾有志研討劇學者。有所問津焉。

戲劇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東莞張江裁次溪譜

戲劇一道有清一代爲最盛蓋清室來自漢野目所觀者皆殺伐之事耳所聞者皆殺伐之聲一聆夫和平雅唱咏嘆淫佚之音宜乎耽之悅之上以此導下以此應於是江南各地梨園子弟相率入都積二百餘年之歷史其中事蹟固多可稱道者彼時文人學士逢場作戲加以評論作爲詩歌單冊零篇流傳不少如燕蘭小譜等其尤著也其於伶人里居姓字色藝性情略見一斑燕京雜記所謂俾便尋香問玉者一覽間歲一登可擬於縉紳便覽一書亦可以見其價值矣長沙葉丈德輝重刻燕蘭小譜序有云每讀康雍乾嘉諸公遊宴之作想其時朝野無事海內乂康王大夫生長太平遭遇唐庚之際即羈旅落拓之士流連風月寄興鶯花亦絕無愁苦之音形之歌詠如安樂山樵其人不知如何跌宕春明樂而忘死云云則著書者之興致可想而知矣惟是類冊子既爲應時而興時日較久即若明日黃花不復有保存之者故欲網羅一代史料而不少缺者殊不易見家少歲隨宦燕京寓居既久視此土不啻第二故鄉凡名勝古蹟人物遺事皆似與我以極親愛之印像故好從事搜集獨此梨園事蹟最多因史料難覓鮮有能致力此者故平時喜向冷攤搜覓凡遇此類書籍發現雖索多金亦不少斬共和十七年革命軍北伐個人環境爲之一變不獲已謀食津門乃以此事屬諸友人方問溪而方舟搜集之勤又過於余先後寄贈者凡若干種逮余旋北平供職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會同事周君公阜出所藏鶯花小譜鳳城品花記鮑君仲嚴出片羽集假抄復益以近年所拓梨園金石文字及翻閱清人筆記中所發見伶人遺事自是稍稍完備當書之未成也夙知姚丈茫父亦素喜此曾臺函徵求姚丈復書曰戲劇掌故未病時頗有收羅已病五年材料悉已散佚存手下者頗屬寥寥惟屑聞瑣記略可資爲談助俟腰力少健當舉以聞又曰長庚以前伶史多是崑部中人故今梨園前輩僅及長庚而止以前又別爲一段云云惜未久姚丈逝世所藏書聞已易主不然補益吾書當不爲少此書既粗有所成海內嗜古之士咸來索觀余乃謀諸倫文哲如適國立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懸金徵稿乃爲吾介紹約傅孟真顧頡剛劉半農來觀顧劉尤稱道焉顧君曾屬吾譯成提要願爲我介紹於燕京學報並允爲我作序而劉半農則貽書倫丈曰張君於北平戲劇掌故並各種竹枝詞多所收集用力極勤弟與孟真同深欽佩惟現在中央研究院所印各書暫以研究成績爲限至翻印舊籍尚力有未逮張君所抄各種倘承盡假數月由所中同人擇其重要而不見印本者酌量抄錄以爲研究時參考之用則受賜多矣全稿用畢仍當奉還並以重金爲酬此後張君仍可出板中央研究院所抄之副本當限於所中同人參考之用決不印行籍重張君板權云云時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七日事也終以與余之初旨不合因循至

今近復由倫丈介紹於蓬萊齋主人董金榜承允代爲刊布一代掌故由此得以流傳於是乃知物之顯晦亦各有時非人力所能強也此書卷帙繁多余又日冗俗務校讐之責荆人徐肇瑛助余理之故收入雙馨樓叢書中此爲余夫婦刻書校讐之始未來之業正未有艾附記於此以資紀念至各書來歷略誌於后

燕蘭小譜 五卷 仁和吳太初譜

日下看花記 四卷 嘉慶八年癸亥小鐵遂道人著

片羽集 不分卷 嘉慶十年乙丑刻本集中詩文皆集元遺山句自署來青

閣主人蓋嘉慶乙丑以前作也

聽春新詠 分錄齊西都 嘉慶十五年庚午留春閣小史輯錄原稿本

鶯花小譜 不分卷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刻本署半標子定

金臺殘淚記 三卷 道光八年戊子建寧張亨甫 楊亮著

燕臺鴟爪集 不分卷 道光十二年壬辰栗海庵居士作然與前書同刻似

亦張亨甫所譜者

辛壬癸甲錄 不分卷 道光十三十四兩年癸巳甲午作

長安看花記 不分卷 道光十七年丁酉作

丁年玉筍志 不分卷 道光十七年丁酉作

夢華瑣簿 不分卷 道光二十二年壬子四不頭陀著

疊波 不分卷 咸豐二年壬子四不頭陀著

法嬰秘笈 不分卷 咸豐五年乙卯年雙影盦生著

明僮合錄 分小錄錄上下卷 同治六年丁卯寫刻本

清 代 燕 都 梨 園 史 料 繢 編 自 序

有清戲曲遠邇前朝康乾之間京師尤盛地方史乘之書如朱彝尊之日下舊聞及官修之順天府志既俱未道及隻字吳長元宸垣識略亦僅涉查樓即止及著燕蘭小譜迺稍稍紀述伶工豔事而真名不署亦若多所忌諱者蓋自視前書可傳以此爲小道也亦雅喜采風且欲補舊聞之不逮凡以謂風俗之隆汚影響社會之進展至大非僅備考古之資已耳十年來所得奇書皆絕少流布之本梨園史料爲更夥嘗發奮思成北平戲曲志一書幸於人事至今未果念並世學人或亦有同好者爰本學術爲公之旨遂於民國二十三年冬即累年所藏三十八種檢齊彙印成書名曰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以供治此論者之參考自問曾無可謂而人遂謬以專家目我于是余心滋愧已比歲又承倫丈薦如以衆香國燕臺集豔見借楊師雲史更餉以早

羣芳小集 繢集 不分卷 舊抄本

評花新譜 不分卷 同治十一年壬申吳興藝蘭生著

菊部羣英 二卷 同治十二年癸酉邦江小游仙客作

宣南雜俎 不分卷 光緒元年乙亥藝蘭生輯舊抄本

櫺華小錄 不分卷 光緒二年丙子沅浦癡漁寫刻本

燕臺花事錄 不分卷 光緒二年丙子蜀西樵也著舊抄本

鳳城品花記 不分卷 光緒二年丙子香溪漁隱譜舊抄本

懷芳記 不分卷 光緒二年丙子蘿摩庵老人譜蝶月主加註原稿本

側帽餘譚 不分卷 光緒四年戊寅茗溪藝蘭生譜舊抄本

鞠臺集秀錄 不分卷 光緒十二年丙戌巾箱刻本與菊部羣英同一體例

新刊鞠臺集秀錄 不分卷 原稿本

瑞臺小詠 三卷 光緒十六年庚寅長洲王韜著舊抄本

情天外史 二卷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石印本題贊後各附伶人小影一幅

相傳爲李丈翰如所作

北京梨園金石文字錄 不分卷 張次溪輯

北京梨園掌故長編 不分卷 張次溪輯

年所作之檀青引一篇而潘君光旦所藏燕臺
花史林君紹博所藏聞歌述憶亦並於近時次
第相貽此皆絕不經見之品而屈計三年以來

於冷攤見得者又若干種幸鱗爪之賁湊乃首
尾以畢臻既得全形在握而此清代燕都梨園
史料續編遂告成矣刊始於二十五年之冬而
全帙之成則當在二十六年之夏正燕都奠基
第一千年之紀念日也因緣巧合千載一時是
可以無記耶用誌數言弁諸卷首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元旦東莞張次溪識於北
平宣武門外爛綵胡同東莞會館之拜袁堂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總目

東莞張次溪纂

雲郎小史

九青園詠

冒鶴亭

消寒新詠

乾隆十九年

張次溪

衆香國

嘉慶十一年

錢清山人
同津漁者
石坪居士

燕臺集鑒

道光三年

衆香主人

燕臺花史

咸豐九年

播花居士

檀青引

光緒二十三年

謝素聲

鞠部明僮選勝錄

光緒二十四年

李毓如

杏林癡秀

光緒三十年

謝素聲

聞歌述憶

鳴晦廬主人

北平梨園竹枝詞舊編

張次溪

燕都名伶傳

張次溪

燕歸來移隨筆

張次溪

劇屑

一尊

民初傾動朝野後歸崔氏之名坤旦

劉喜奎。雖係演唱秦腔。藝事初不稍

遜。而端莊大雅。尤爲秦腔班中所稀

有。驟首皓腕。可謂天香國色。衆生

顛倒。奚止恒河沙數。二十年來坤伶

色藝兼備。差相比擬者。實無其人。

近年之陸素娟王玉華（新艷秋）娟潔

妍靜。實相伯仲。且習皮簧。藝冠羣

倫。一師蘭芳。一法硯秋。俱能神似

。今坤伶中之顧李也。

南伶北來。以紅羊亂時爲衆。緣

兵連禍結。地方糜爛。多北走京師。

鬻藝謀生。都中劇界人才亦以是時爲

盛。精華遞遺。絕藝流傳。得成今之

國劇發源地。伶人祖籍。故以南人爲

多。蓋均堂構繼承。世相傳習者也。

孫澹廣君爲本刊漢皋特約撰述人，「編輯贊言編者」

四郎探母撫言」一文，體察劇情，指正做

工，洋洋灑灑，頗具卓見。臧哲君「史劇

撫談」論正精確，具見博雅，均值細讀。

戲曲學校用新的方法，造就舊劇人才

，數年於茲，成績斐然，現在擁有不少後

起之秀。毅君「戲曲學校點將錄」一文，

提出戲校各行的優秀份子，將他們的優點

，均爲指出，不但爲愛好戲校學生的讀者

所樂聞，也可供戲校當局萬一的參攷。

達公君南京通訊「戲在新都——新年

各戲院之陣容」一文，歷述首都新年各戲

院演劇概況，可見繁榮一般。「搜孤救孤

之小考劇」一作，博考史籍，更是精心佳

構。

安愚君「五家坡詞中一點商榷」一文，對於五家坡劇詞及劇情商榷之點，獨具見解，可供戲詞的一種參訂。

「馬思遠」一劇劇情，愈往後愈引人入勝，持公君的「馬思遠劇本與毛世來藝術」一文，亦是愈往下愈饒興味，描寫的更爲生動有致。

北平半月劇刊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第十二期

謙祥益綢緞呢絨洋廣皮貨店

本號自辦蘇杭綢緞歐美呢絨洋廣各貨中外布疋以及京蘇顧繡各口細毛皮貨無不搜羅齊備並承做大衣斗蓬樣式維新定價逾格低廉用符惠顧雅意邦都人士盍興乎來

謙祥益地址前門外廊房頭條電話樓上南局一八五九
益和祥地址前門外五牌樓西電話樓上南局五二零
下南局二三五二

森記建築廠

本廠專做各式傢俱木器建築中外樓房工程歷有數十年之經驗中外成績素著工精料實早蒙各界惠顧諸君嘉許如需用木器建造房舍請來接洽定能保固精良價格低廉使顧客之滿意也

北平東城弓弦胡同十八號

電話東局二三七四號

特別 (底 面)	普 通	地 位	價 目 表		郵 費
			零 售 全 年	年 一 冊	
四 十 元	二 十 元	全 面	一 冊	壹 元 一角	國內日本 香港澳門 國 外
二 十 元	十 四 元	半 面	十二 冊	壹 元 一角	一角二分 四分
十 元	七 元	四 分 之 一	廿 四 冊	二 元 一角	一角四分 五分
			郵 票 代 價 按 九 五 折 算	壹 元 一角 另加 九 分	一角 元 二元四角 一角 元 二元四角
			寄 款 以 通 用 鈔 幣 為 限		一角 元 二元四角 一角 元 二元四角

姜妙香君玉照



聞 雜 先 生 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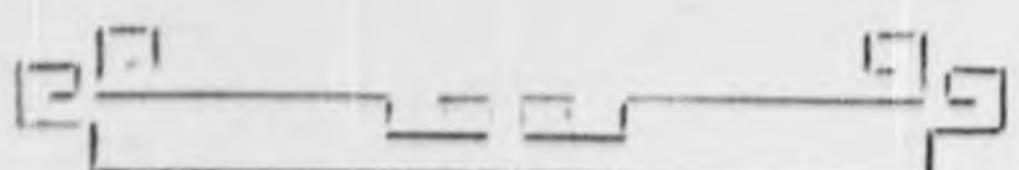


姜妙香敬贈



新民社

POWELL & S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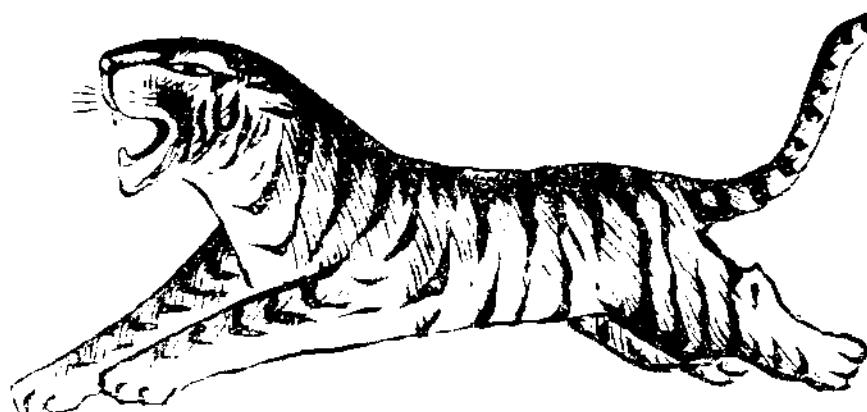
女
年
前
小
影

王
堂
春

劇

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

國藥



虎標

人明發集國標虎

頭痛粉

一切頭痛。
一服即止。



萬金油

內外兼治。
搽服俱靈。

水快清

化消助補 胃腸滌清

丹卦八

痰化咳止 臭口除祛

(售代有均店貨百貨雜烟紙房藥西中坪各)

坡嘉新

行分津天堂安永標虎

三三一四三話電號九牌門路號六廿界租法